

橄榄树：一棵树如何陪人类走了六千年

从梵高的十五幅画，回到一棵树的来处

王建硕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从梵高的十五幅画，回到一棵树的来处

1889 年 5 月，文森特·梵高主动住进法国南部圣雷米的一家精神病疗养院。一个月后，医生允许他白天走出围墙，到附近的橄榄园里画画。到那年年底，他带回了十五幅橄榄树。

一个生命只剩一年的人（他于次年 7 月去世），为什么把大把时间给了一种树？

这本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长回答。但我先说清楚这本书**不是**什么：它不是艺术评论集，不是植物学教材，也不是地中海风物志。它是一条线——我们跟着梵高的问题往回走，一直走到这棵树的来处，再走回来。

这本书的走法

顺序是经过设计的，每一章解决上一章留下的疑问：

- 先看那十五幅画本身，把问题立起来（第一章）；
- 然后挖这种树的出身：野树怎么变成果树，它凭什么活一千年，油是怎么榨出来的（第二、三、四章）；
- 再追一根树枝如何变成全人类的「和平」（第五章）；
- 装备齐了，回到圣雷米，重新看梵高那一年（第六章），顺便看看别的画家怎么画它（第七章）；
- 最后三章落在今天的你身上：站在一棵真树前怎么看（第八章），这种树眼下正在经历什么（第九章），以及怎么自己种一棵（第十章）。

你会需要的唯一背景

什么都不需要。书里出现的每个名词，第一次露面时都会当场用大白话解释。如果你从来没见过橄榄树——那更好，这正是这本书默认的起点；中国读者熟悉的「橄榄」（做蜜饯、榨榄仁的那种）其实是另一种树，橄榄树对大多数中文读者是「只闻其名」的植物，这本书就把它从名字变成一棵你能看懂的树。

到最后你会发现，梵高那十五幅画里藏着的，是他几乎是在用生命最后的时间做的一件事：把一棵背了三千年符号的树，还原成一棵纯粹的、会闪光的、活的树。想知道他成功了没

有，你得先知道这棵树到底有多不普通。

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 · 十五幅画提出的问题

1889 年 6 月，法国南部小镇圣雷米（Saint-Rémy-de-Provence）郊外，一个 36 岁的荷兰男人获准走出疗养院的大门，到附近的橄榄园里画画。他住进了这家疗养院才一个月——半年前，他在另一个城市用刀割下了自己的一部分耳朵，被邻居联名要求赶出住所。

这个男人叫文森特·梵高。接下来的半年里，他一次又一次走进同一片橄榄园，画了至少十五幅以橄榄树为主角的画。没有人物，没有故事，就是树。树。还是树。

这个数字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梵高一生只画了十年画，总共留下八百多幅油画。而他在圣雷米疗养院的短短一年里，把一种树画了十五遍——比著名的《向日葵》系列（七幅）还多。这批画后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直到 2021 年，美国达拉斯艺术博物馆与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才联手把它们第一次凑齐，办了一场就叫《梵高与橄榄林》的特展。策展人想回答的，正是我们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画家，为什么会对一种树如此着迷？

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先别急着回答「为什么」，先看看「是什么」。橄榄树这种植物，大部分中国读者可能一辈子没见过活的。我们熟悉的是树的名字——橄榄油、橄榄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树本身长什么样，多数人说不出来。

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里描述过它：橄榄树的叶子是灰绿色里泛着银光，风一吹，叶子翻面，整棵树像被点亮又熄灭；天空是蓝的，有时带着粉色；土地是橙色的。他反复用了「低语」「沙沙声」这类词——对他来说，橄榄林首先是一种声音，然后才是颜色。

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事实：橄榄树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画准」的树之一。它的颜色随光线和风不停变化，树冠不是一整块绿，而是成千上万片会翻面的小镜子。画静态的东西——向日葵、椅子、房间——可以慢慢来；画橄榄树，画家必须和天气赛跑。梵高在信里说，这东西「太难画了」，但他偏偏要画。

大白话：橄榄树的每片叶子正面是灰绿色、背面是银白色，风一吹叶子集体翻面，整棵树瞬间从绿变银、又变回来。站在树下，你看到的是一片会闪烁的海。

一个病人画下的，偏偏是最「老」的东西

再看一层。梵高在圣雷米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画橄榄树的日子，是他被允许走出病院围墙的日子。也就是说，这十五幅画里的每一笔，都画在一个病人「有限的自由」里。

而他选择的对象是什么？橄榄树是地球上最长寿的树木之一，活一两千年不稀奇。地中海沿岸有些橄榄树，被当地人认定种于罗马时代。一个生命摇摇欲坠的人，反复去画一种几乎不会死的树。这个对照，梵高自己是意识到的——他在信里写，橄榄林的沙沙声里有「非常古老的东西」。

他还做了一个更说明问题的选择。当时他的画家朋友高更和贝尔纳都在画《橄榄园里的基督》——那是《圣经》里的著名场景：耶稣被捕前夜，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一座橄榄园）独自祷告。梵高看过他们的画，明确表示不喜欢这种凭空想象的宗教题材。他的回应方式是：画橄榄园本身——**不画基督，只画树**。他要的不是借树讲一个神圣的故事，他要的就是树。

这本书要干什么

所以，「梵高为什么画橄榄树」这个问题，不能只从画里找答案。它牵出一连串更深的问題：

- 这种树从哪儿来？人类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把它从野树变成果园的？（第二章）
- 它凭什么能活一千年？一棵树的长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第三章）
- 橄榄油这种今天超市里最常见的东西，是怎么从一颗苦涩的果实里榨出来的？（第四章）
- 一根树枝怎么会变成全世界都认得的「和平」？（第五章）
- 然后我们会回到圣雷米，把梵高那一年讲透（第六章），再看看别的画家怎么画这种树（第七章）。

- 最后几章落在实处：站在一棵真的橄榄树前，怎么看出门道（第八章）；橄榄树今天过得怎么样（第九章）；以及，你能不能自己种一棵（第十章）。

这是一本关于一种树的书，但它真正想回答的，是梵高那十五幅画背后的那个问题：**一棵普通的地中海树，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人类最久的伙伴、最重的符号、和一个病人最后的执念的？**

我们从这棵树的来处讲起。

第二章 · 从野树到圣树

上一章留下一个问题：梵高画的那种树，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比多数人想的更有戏剧性——我们今天熟悉的橄榄树，本来是一种又小又刺、果子难吃的野树。是人类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

野橄榄：一种不起眼的灌木

地中海沿岸的山坡上，至今还长着橄榄树的野生祖先，植物学家叫它 野生油橄榄

（oleaster，学名是油橄榄的野生亚种）。如果你指望从它身上榨油，会非常失望：它的果子只有指甲盖大，肉薄核大，枝上带刺，而且酸涩难咽。

而果园里种的 油橄榄（*Olea europaea*），果子大好几倍，果肉含油量能到两三成。从野树到栽培树，差别大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相当于从野生的酸涩小山楂，一步跨到了水蜜桃。这中间隔着的，是几千年的选育。

驯化发生在哪里：地中海东岸

考古证据指向一个相当具体的区域和时间：大约六千年前，在今天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一带的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那片弧形土地）。以色列海岸的卡梅尔山下，考古学家挖出过六千五百年前的大量橄榄核和榨油设施的痕迹——那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人类开始认真对待橄榄」的证据。

为什么偏偏是这里？不是偶然，是气候使然。橄榄树对气候的要求非常「轴」：

- 冬天要冷一点（需要一段低温期，花芽才能分化），但不能太冷——一场零下十度的严寒就能要了它的命；
- 夏天要又热又干，果子才长得好、病虫才少；
- 雨水要集中在冬天，夏天几乎不下。

这三条合起来，就是地理课本上说的「地中海气候」。放眼全球，满足条件的窄窄一条，恰好就围着地中海。所以橄榄树的分布地图，几乎就是地中海地图本身——它走不出这个圈，圈外的人历史上也几乎不认识它。

一个关键的技术细节：橄榄树不靠种子种

这里有个不太直觉的事实，但它解释了很多事情：**栽培橄榄树基本不播种，而是扦插和嫁接。**

扦插，就是剪一段枝条插进土里让它生根；嫁接，是把好品种的枝条接到一棵活的砧木上。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橄榄树和苹果树一样，种子种出来的后代会「跑偏」——父母的好性状在种子里洗牌重组，长出来的树往往退回接近野树的样子。想要一棵结大果子的树，唯一的保险办法是**克隆**：直接从已知的好树上取一段身体。

大白话

大白话：一片橄榄园里的树，很可能在基因上是少数几棵「祖宗树」的无数份拷贝。你吃进嘴的橄榄油，也许来自一个被复制了几千年的基因型。有些品种——比如西班牙的皮夸尔（Picual）——今天种了上百万棵，追根溯源是同一棵树的克隆大军。

这带来一个耐人寻味的推论：驯化橄榄树的人，必须先掌握无性繁殖的技术，驯化才可能成功。这和谷物完全不同——麦子撒种子就行，门槛低得多。所以橄榄的驯化比小麦晚了三四千年：它不是新石器时代第一批被驯化的植物，而是等人类的技术和耐心都够了，才被「收编」的。

沿着商路传遍地中海

驯化完成之后，橄榄树搭上了古代世界最发达的两条「物流网络」：

第一条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船。公元前一千纪，腓尼基商人把橄榄枝条带到北非、西班牙南部；希腊人把它带到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法国南部。今天法国普罗旺斯的橄榄树——就是梵高画的那种——追根溯源，多半是希腊殖民者两千五百年前种下的后代。

第二条是罗马人的行政系统。罗马人把橄榄油产业化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成了帝国的「油库」，油装在标准陶罐（amphora）里，整船整船运往罗马。罗马城里有一座今天还在的「假山」叫 泰斯塔修山（Monte Testaccio），高 35 米，方圆一公里——它完全由打碎的橄榄油陶罐堆成，估计有五千多万只罐子。这不是垃圾场，这是一张用垃圾写成的发票：它证明罗马城对橄榄油的需求，大到需要一个专门的物流工程来处理包装废弃物。

为什么是橄榄油，而不是别的？因为它在古代是**多用途的战略物资**：炒菜用它，点灯用它（古代地中海的「电力」），抹身体防裂用它，做肥皂、药膏也用它。一座城市的橄榄油储备，地位接近今天的石油储备。理解了这一点，后面很多故事——雅典娜的传说、奥运会的桂冠、罗马的贸易版图——才讲得通。

小结

橄榄树的故事开局并不浪漫：一种酸涩的野树，在地中海东岸被驯化，靠扦插嫁接代代克隆，再靠商船和帝国传遍整个地中海。它从来不是「野生美景」，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工程的产物。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为什么偏偏是这种树，能陪人类走六千年而不倒？答案藏在它的身体里——下一章我们解剖一棵橄榄树，看看「活一千年」在生物学上是怎么实现的。

第三章 · 一棵树怎么活一千年

上一章结尾埋了个问题：凭什么橄榄树能活一千年？在回答「怎么做到的」之前，先看一个真实的测龄故事——它既展示了橄榄树的长寿，也展示了长寿的「实现方式」有多特别。

客西马尼园的测年实验

耶路撒冷城外那座客西马尼园里，今天还立着八棵老橄榄树。按基督教传统，其中几棵「亲眼见过」耶稣祷告——也就是说，树龄应该接近两千年。2012 年，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组科学家真的去测了：他们从树上取木材样本做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出来了，树龄大约九百年——对应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时代，比耶稣晚了一千多年。

传统「错」了吗？不一定。同一个研究还有第二个发现：八棵树里测的三棵，DNA 完全相同——它们是同一棵母树的克隆体。换句话说，**地面上的树干是中世纪长出来的，但地下的根系，完全可能是两千年前那棵树的直系延续。**

这个「树干可以换、根一直在」的现象，正是橄榄树长寿的核心秘密。

秘密一：树心死了，树还活着

你见过老橄榄树的照片就会注意到：它们的树干几乎总是中空的、开裂的、扭成一团的，有时甚至只剩半边。这不是「快死了」，恰恰相反，这是橄榄树的常态。

关键在于搞清楚树的哪部分是活的。一棵树的树干横切开来，从外到内是：树皮、形成层（一层薄薄的、负责分裂生长的活细胞，树每年长胖就靠它）、边材（运输水分的活木材）、心材（树干中心，已经木质化，不再承担生理功能，只起支撑作用）。

大白话

大白话：一棵树真正「活着」的部分，只是树皮底下薄薄的一圈。树干中心的心材早就是「死组织」，跟头发指甲差不多——它烂掉了，就像你剪了指甲，不影响生命。

所以老橄榄树的心材烂空之后，剩下的活组织围成一个弯弯曲曲的「外壳」，树照样开花结果。别的树心空了就倒，橄榄树却能以半副骨架继续活几百年。你在普罗旺斯和克里特看到的那些雕塑般的怪树，都是这场「树心死了、树还活着」的慢动作演出。

秘密二：砍了烧了之后，从根上重来

橄榄树的根基部有一团膨大的组织（当地人叫「木瘤」），里面沉睡着大量不定芽。地面部分被砍、被烧、被冻死，只要根还在，这些芽就会萌发，几年内长成一棵新树。

这个能力在农业上的含义很实际：地中海的农民都知道，橄榄园被战火毁了、被野火烧了，不用重种——把焦木清掉，等它从根上重新发。历史上橄榄园一次次在战争后「复活」，靠的就是这个。甚至可以说，客西马尼园那几棵树用的就是这套机制：老树干死了，根上再发新干，DNA 一脉相承。

所以「一棵橄榄树活了多久」这个问题，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部分。树干，也许几百年；根，也许几千年；基因，从上一次扦插算起，可能已延续了数十个世纪。

秘密三：为干旱而生的硬件

长寿的前提是先别死，而地中海夏天最大的杀手是干旱。橄榄树的全套装备都是为抗旱设计的：

- **叶子小而革质**，表面有一层蜡，像给叶片打了防水膜，减少蒸发；
- **叶背长满银色细毛**——这就是第一章说的「风一吹叶子翻面、整棵树闪银光」的来源。银毛的作用是反射强光、降低叶温；
- **气孔只开在叶背**，而且旱情一来就关闭。植物靠气孔吸二氧化碳，但气孔开着就跑水——橄榄树的策略是宁可长得慢，也不浪费水；
- **根系又深又广**，能在贫瘠的石灰岩山坡里找水，别的果树活不了的地方，它能活。

代价是慢。橄榄树长得极慢，十年才像点样子，三五十年进入盛果期。但也正因为慢，它的木材致密坚硬，虫不爱蛀、菌不爱侵。慢，是橄榄树用时间换耐久的方式。

为什么树干是扭的

最后回答一个审美问题：老橄榄树那种龙飞凤舞、扭曲盘旋的树干是怎么来的？答案朴素得出奇——一年一年不对称地长出来的。风从一边吹、光从一边来、某一年冻坏了半边、某一年被砍了一刀，形成层就在剩下的部分继续生长、愈合、隆起。几百上千年的风霜和修剪，一年留一道痕迹，最后刻成那种形状。

换句话说，**扭曲不是风格，是病历**。每一道隆起都是一次受伤和愈合。梵高画橄榄树时那些痉挛般的线条，常被解读为画家内心的躁动——但你站在一棵真树前就会明白，他画的其实是树自己的历史。这一点，第八章讲「怎么看树」时还会回来。

不过，人类驯化这种树，图的从来不是它的长寿和姿态。图的是它秋天结的那颗小果子——以及果子里榨出来的东西。下一章，看看一滴橄榄油是怎么来的。

第四章 · 一滴油的来历

先做个思想实验：秋天，你从一棵橄榄树上摘一颗熟透了、紫黑发亮的果子，咬一口。会发生什么？

会苦到你怀疑人生。生橄榄是自然界著名的「不可食用物」之一——果肉里含有一种叫 橄榄苦苷（oleuropein）的物质，浓度高到人和大多数动物都下不了口。这不是缺陷，是树的防御系统：果子还没熟就想吃？苦给你看。

所以整本「橄榄油的故事」，本质是人类破解这层苦味密码的历史。破解方法有两条路：一条是泡（得到餐桌橄榄），一条是榨（得到橄榄油）。这本书关心的是第二条。

榨油：一场全程「低温慢速」的精细操作

橄榄和其他油料作物有个根本区别。大豆、花生榨油，得先把种子烘干、加热、甚至用化学溶剂把油「逼」出来。橄榄不用——油就存在鲜果肉里，像装满油的小水袋，理论上挤一挤就出来。所以橄榄油的制作逻辑不是「提取」，而是「榨汁」：它是**果汁**，不是精炼油。

现代油坊的流程三步走：

1. **破碎**：整颗果子连皮带核打成糊（以前用石磨，现在用锤式破碎机）；
2. **搅拌**（行话叫 malaxation，揉合）：橄榄糊在容器里慢慢搅二三十分钟，让微小的油滴相互碰撞、合并成大油滴——小油滴聚集成大油滴，才分离得出来；
3. **分离**：用离心机高速旋转，利用油比水轻，把油、水、渣分成三层。

全程有一个铁律：温度不超过 27°C。这就是瓶身上「冷榨」（cold extraction）的意思。为什么对温度这么抠？因为橄榄油里最值钱的东西——香味物质和抗氧化物——怕热。温度一高，出油率上去了，风味和营养跑了。好油坊宁可少出油，也要保住温度线。

「特级初榨」到底在测什么

超市货架上，「特级初榨橄榄油」（extra virgin）这个词满天飞，但它其实是一条有法律定义的红线。国际橄榄理事会的标准里，特级初榨要同时满足：只用机械方法榨取（不许用化

学溶剂)、游离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0.8%、专业品油师尝不出任何缺陷味。

中间那条最容易误解。「游离脂肪酸 0.8%」不是指油吃起来酸——你根本尝不出来。它测的是：果子从树上到磨坊之间，受伤了没有、等了多久。橄榄果里的油本来是完整的分子，果子一旦破皮、受热、堆放发酵，酶就会把油分子拆散，拆出来的「碎片」就是游离脂肪酸。拆得越多，说明原料越不新鲜、处理越粗糙。

大白话

大白话：「酸度 0.8%」其实是「原料新鲜度检测报告」。就像牛奶的菌落总数不是味道指标、是卫生指标，橄榄油的酸度不是口感、是履历——这颗果子有没有被好好对待，全写在这个数字里。好庄园的油能做到 0.2% 以下。

顺带说一个很多人不信的事实：橄榄油是世界上**造假率最高**的食品之一。用廉价种子油勾兑、把化学精炼过的低等级油贴「特级初榨」卖，是行业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冷榨」「酸度」这些枯燥指标存在的全部理由——它们是防伪手段。

辣喉咙的油才是好油

第一次尝到真正新鲜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的人，通常会被吓到：咽下去的瞬间，喉咙深处会有一股明显的辛辣感，重的甚至呛出眼泪。很多人以为这是油「坏了」——恰恰相反，这是顶级橄榄油的签名。

这种辛辣来自一种叫 橄榄刺激醛（oleocanthal）的物质。2005 年，美国科学家加里·比彻姆发现了一件让营养学界兴奋的事：橄榄刺激醛的抗炎机制，和布洛芬是同一类——都抑制同一种酶。长期吃富含它的橄榄油，相当于每天服用了微量、温和版的抗炎成分。这被认为是「地中海饮食」健康效应的来源之一。

苦味和辛辣味，都是橄榄油里多酚（一大类抗氧化物质，负责抵抗油和人体里的氧化反应）的信号。所以橄榄油品鉴圈有句反直觉的口诀：**又苦又辣，才是好油；温和顺口，往往是平庸的油**——或者是掺了的油。

怎么挑、怎么尝

几个立即可用的判断方法：

- **看采收日期，不看保质期。**橄榄油是果汁，越新越好，最佳风味期是榨出后一年内。只标「保质期三年」、不标采收年份的，心里有数；
- **颜色不代表品质。**专业品油用的杯子是深蓝色的玻璃——故意让你看不见油的颜色，免得被「金黄=好」「青绿=好」的直觉带偏；
- **尝的方法：**倒一小口，含在嘴里，吸着空气咂一下（像品酒那样发出声音，别不好意思），让油雾铺满口腔。新鲜草香、番茄叶、青杏仁味是加分项；咽下去喉咙发辣，恭喜你买到真货；
- **深色瓶、小瓶装。**橄榄油最大的敌人是光和热，透明大桶装摆灶台边的，再好也废了。

小结

一颗苦得没法入口的果子，人类学会了连核打碎、慢搅、离心，在 27 度以下把油「请」出来；又发明了一套指标（酸度、多酚、品油师的蓝杯子）来守住质量。橄榄油于是成了少数几种「越原始越高级」的食品——工艺的全部目的，是不破坏。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种油在古代那么值钱。值钱到一定程度，东西就会溢出「商品」的范畴，变成符号。一根橄榄枝怎么变成全世界通用的「和平」二字？下一章讲。

第五章 · 和平的树枝

联合国总部的 flag 你肯定见过：浅蓝底上，一幅从北极俯视的世界地图，被两根树枝环抱。那两根树枝，是橄榄枝。

全世界的符号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它？这不是设计师的心血来潮，而是一条可以往回倒三千年的因果链。这一章顺着这条链往回走，走完你会看到一个更深的结论：橄榄枝象征和平，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的**经济属性**逼出来的。

第一站：鸽子和一片叶子

《圣经·创世记》里，大洪水退到尾声时，挪亚放鸽子出去探路。鸽子晚上回来，「嘴里叼着一片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水退了。

为什么是橄榄叶，而不是别的？拆开看这个细节选得多准：橄榄树是常绿树（冬天不落叶），四季有叶子可叼；树不高，叶子长得低，鸽子够得着；橄榄树长在低地，高处的水退得再早，橄榄叶冒出来才说明**人住的地方**能住人了。一片橄榄叶 = 「大地恢复宜居」的最低限度证据。这个故事给后世留下一个模板：鸽子 + 橄榄枝 = 灾难结束。

第二站：雅典娜的礼物

希腊神话里，雅典城建城时，两位神争夺这座城的守护权。海神波塞冬用三叉戟敲出一眼泉水——是咸的（一说变出战马）；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赠礼，是**一棵橄榄树**。众神裁判：雅典娜赢了，城市从此叫雅典。

神话是古人给现实写的注脚。波塞冬给的是「壮观但没用的东西」，雅典娜给的是一套完整的经济系统：橄榄果能吃、油能点灯做饭护肤、木头能烧能雕、树荫能乘凉、而且一活几百年。雅典人把这段神话当真事办——卫城上就供着一棵「雅典娜亲种」的橄榄树；公元前 480 年波斯人烧雅典，把树也烧了，按记载，烧焦的树桩第二天就冒出了新芽。现在你知道（第三章），这在植物学上完全成立：橄榄树从根上重来，是它的看家本领。

雅典对橄榄树的保护立了法：城邦的神圣橄榄树（行话叫 moriai，据说是雅典娜那棵树的后代）受法律保护，私自砍伐者重罚。树已经不是树，是国有资产。

第三站：奥运桂冠

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没有金牌，奖品是一个用橄榄枝编的花冠，希腊语叫 kotinos。枝条必须取自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旁那棵神圣的野橄榄树，由一个父母双全的男孩用金刀割下。

不给金子给树枝，今天看像糊弄人，当时却是最高荣誉的逻辑：金子谁都有，橄榄枝只有奥林匹亚有。冠军戴上它的那一刻，等于把「神的园子」顶在头上。

第四站：膏立与「受膏者」

橄榄油在宗教里的角色比橄榄枝更深。古代以色列人立王、立祭司，仪式核心是拿橄榄油浇在头上，叫「膏立」。希伯来语「受膏者」读作 mashach——音译过来就是「弥赛亚」；翻译成希腊语是 Christos——音译就是「基督」。

大白话

大白话：「弥赛亚」和「基督」这两个词，字面意思都是「被橄榄油抹过头的人」。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称号之一，词根里藏着一瓶橄榄油。今天医院的急诊洗礼、天主教教堂里的圣油，原料至今仍是橄榄油。

深层原因：橄榄树是「和平的计量单位」

现在说那个最深的逻辑。回到第二章的事实：橄榄树从种下到稳定结果，要二三十年；而且（第三章）它一旦扎根就几百年不死。把这两条放在一起，一个农业事实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事实：

- **种橄榄，是对未来三十年和平的押注。**只有确信这片土地长期是自己的、不会被烧抢的人，才会种橄榄树。地中海民谚说：种橄榄是为子孙种的。
- **反过来，砍橄榄树就是宣战。**毁掉一个民族的橄榄园，等于毁掉它两代人的生计。《圣经·申命记》规定围城时不许砍结果子的树——在两千多年前，这已是一条战争伦理。

所以「伸出橄榄枝」能表示求和，不是因为橄榄枝温柔，而是因为递出橄榄枝的潜台词是：「我的园子还在，我愿意让它继续结果——我们也别把对方逼到砍树那一步。」符号是从经济里长出来的。

回到那根树枝

1945 年设计联合国徽章时，设计师需要一对「全世界都认得、又不属于任何一国的和平符号」。挪亚的鸽子给过答案，雅典的法庭给过答案，奥林匹亚的花冠给过答案——于是橄榄枝第四次上岗。

链条走完了：从一片证明水退的叶子，到绕在地球周围的两根枝。到 1889 年梵高走进橄榄园时，这种树已经背着三千年的意义——神话的、宗教的、外交的。但梵高做了一件相反的事：他想把这些意义全部卸掉，只看树本身。他做到了吗？下一章，回到圣雷米。

第六章 · 圣雷米的那一年

现在把装备带齐了：你知道橄榄树从哪来、怎么活一千年、油怎么榨、符号怎么长出来。带着这些，我们回到 1889 年的圣雷米，重新看梵高那一年。你会发现，他画橄榄树的选择，几乎每一条都和前面四章对得上。

围墙内的画家

1889 年 5 月 8 日，梵高自己收拾行李，住进了圣雷米郊外的圣保罗疗养院。注意：是**他自己要求住的**——割耳事件后，他在阿尔勒几次精神崩溃，全城邻居联名请愿赶他走，他意识到需要治疗。疗养院给了他两间房，一间住，一间当画室。

这决定了橄榄树成为主角的第一个、也是最现实的原因：**活动半径**。犯病的时候，他连院子都出不去，只能画窗外的麦田和院里的鸢尾花；病情稳定的日子，医生允许他到院墙外走一小圈——而疗养院周围，一眼望得到的地方，就是橄榄园、麦田、柏树和一座石灰岩小山。他不是**在风景里「选题」**，他是在被允许的半径里，把能画的东西画到极致。

7 月，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发病（据护理记录，他在发病时试图吞下颜料），之后一个多月不能工作。康复后走出画室，第一件事还是走向橄榄园。从夏天到深秋，他追着这片林子画：树下的草从青绿画到枯黄，天从粉蓝色画到炽白色。

他在信里怎么说

梵高留下的近九百封信，是理解他最好的材料。关于橄榄树，他写过几段关键的话（均为大意）：

给弟弟提奥的信里，他承认这题材把他难住了：橄榄树「太美了，美到我几乎不敢画，也没法凭空想象」。他给妹妹威廉敏娜描述得更具体：那种银色很难抓，「时而偏蓝，时而泛绿，时而像上了铜色」，落在黄色、粉色、紫色的土地上。他反复提到橄榄林的「沙沙声」，说那声音里有一种「非常私密、极其古老」的东西。

大白话：梵高画橄榄树，不是因为它象征什么，而是因为它在感官上「太难捕捉」——颜色每一秒都在变，还带着声音。对一个把绘画当极限运动的画家，这是最贵的猎物。

但还有一层。1889 年秋天，他收到朋友贝尔纳寄来的画稿照片：《橄榄园里的基督》。高更同期也画了同一题材。梵高回信里罕见地动了气，说这类凭想象画的宗教场景让他「难过又恼火」——他的信条是**从眼前的东西出发**，不编造没见过的画面。随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画了两幅纯风景的橄榄园，里面没有基督，没有使徒，只有树——用他的话说，他不画「想象出来的东西」，只画眼睛看到的。

这件事把梵高的位置说清了：橄榄枝背着三千年的宗教符号（第五章），朋友们画的是符号，梵高画的是树。他不是不懂那层意义——他是在刻意把它卸掉，逼自己只看眼前真实的叶子、土地和光。

十五幅画里的时间

把这批画按时间排开（2021 年达拉斯那场特展就是这么做的），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季节线：6 月的第一批，树是银绿色，天空带着粉和紫；到了秋天，土地变成橙黄，树干紫褐色，笔触越来越像起伏的波浪；最晚的一批（11 月到 12 月），树形几乎抽象化，枝干扭成有节奏的曲线——第三章说过，老橄榄树的扭曲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梵高只是把它推到了极限。

那场特展还公布了一个科学发现：检测发现梵高在这些画里用了一种当时常见的红色颜料（天竺葵红），这种颜料见光会褪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橄榄树画，颜色比梵高落笔时更蓝、更冷**——原本那些天空要紫得多、粉得多。梵高画里的普罗旺斯，比传世版本更热烈。这解释了为什么信里他老提粉色和橙色，画上却看不太出来。

尾声

1890 年 5 月，梵高自觉好转，离开圣雷米，北上巴黎郊外的奥维尔小镇。7 月 27 日，他在麦田里开枪击中自己，两天后去世，37 岁。橄榄树系列就此定格在十五幅。

回头看，那十五幅画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实验：一个被围墙限制的人，选了一种几乎不死的树；一个拒绝编造神圣的人，在象征意味最重的题材上，坚持只画眼睛看到的東西。他在给

提奥的信里总结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大意是：他不想画出「像」的东西，他想画出「是」的东西。

梵高不是第一个画橄榄树的画家，也不是最后一个。下一章放宽视野，看看在他前后，橄榄树在西方的画布上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你会更清楚梵高那十五幅画到底新在哪里。

第七章 · 画布上的其他橄榄树

上一章结尾说，梵高不是唯一画橄榄树的人。把他前后四百年的西方绘画翻一遍，你会发现橄榄树在画布上换过三次角色：先是**道具**，再是**光线实验品**，最后才轮到梵高式的主角。看清这三个角色，才看得懂梵高新在哪。

角色一：宗教画里的道具树

橄榄树进绘画，最早的通道是《圣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画家的标准命题（意大利语叫 Agonia nell'orto，园中之痛），而按经文，那个园子必须是橄榄园——所以画家必须画橄榄树。

伦敦国家美术馆里有两幅同题名作挂在一起，作者是兄弟俩的关系：曼特尼亚（约 1460 年）和贝利尼（约 1465 年，曼特尼亚的妻舅）。两幅画里，耶稣跪在前景，橄榄树都在，但仔细看——树只是**布景**。画家的心思全在人物的姿态、远处岩石城的透视上，橄榄树画得像舞台剧道具：你认得出来它是橄榄树，仅此而已。没人关心树本身长什么样。

这不能怪画家。那个时代的画是「讲故事的」，树的意义由故事赋予（第五章那套符号系统），画得像不像、活不活，不重要。橄榄树在画里待了几百年，身份始终是「客西马尼园」四个字的路牌。

角色二：印象派的光线实验品

十九世纪末，画家们扛着画箱跑到户外，橄榄树迎来了第二春——这次是因为它的**光学性质**。第一章说过，橄榄树叶背银白、会翻面，整棵树是一片闪烁的光斑发生器。对一群痴迷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光线」的画家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实验对象。

最有意思的是莫奈。1884 年，他到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博尔迪盖拉，画了一组《莫雷诺花园的橄榄树》。这位画干草堆画了二十五幅的光影大师，在信里罕见地叫苦：橄榄树「太难画了」，他正在和它「搏斗」。——五年后，梵高在圣雷米说出了几乎一样的话。两位大师，隔着五年和几百公里，被同一种树难住，这本身就是对橄榄树最好的画像。

雷诺阿走得更远：1907 年，他干脆在法国南部卡涅买下一片带老橄榄园的庄园（Les Collettes），晚年坐在轮椅里画自家园子。他画里的橄榄树沐浴在暖金色的空气里，树成了光线和幸福的容器。同一时期，萨金特在科孚岛画的橄榄树水彩，也完全是光影游戏。

马蒂斯 1905 年在科利乌尔画的橄榄树，则把颜色推到了另一个方向——树影直接用纯色平涂，橄榄树成了色彩的借口。到了这一步，树已经不是道具，但也不完全是主角，它是「画家的语法练习题」。

角色三：情绪的代言人

梵高 1889 年的系列，把橄榄树推到了第三种角色：**树本身承载情绪，不需要故事，不需要人物**。这在当时几乎没人做过。第六章说了，他甚至为此拒绝画客西马尼园里的基督——他把橄榄树从宗教画的道具身份里彻底解放了出来。

这条线往下传了一代：二十年后，俄国画家苏丁在法国南部画的橄榄树，枝干扭曲到近乎狂暴，颜色像要烧起来——美术史家公认，苏丁的橄榄树是梵高那条线的直系后代：树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喊」的。再后来，表现主义画风景的整个路数，都多多少少有那十五幅画的影子。

一个对照：中国画里为什么没有橄榄树

顺便回答一个中国读者自然会问的问题：中国画里怎么没有橄榄树？

表层原因很简单：橄榄树在中国水土不服（第二章的气候三条件，中国几乎全境不满足），画家没见过，自然不画。但深层原因更有意思：中国画早就有自己的「树谱」——松、竹、梅、柏、柳，每种树都绑着一套人格象征，松树是坚韧，梅是孤傲，这套系统运转了一千年，已经没有位置留给外来的树。

大白话

大白话：地中海人用橄榄树讲「坚韧、长寿、和平」，中国人用松竹梅讲几乎同一套道理。两边的文明各自选了一种本地树当「人格教科书」——梵高那批画，其实是这套西方教科书里最新、也最猛的一页。

小结

四百年里，橄榄树在画布上从道具变成主角：曼特尼亚拿它当路牌，莫奈拿它当光学难题，梵高拿它当情绪的出口。现在，符号、历史、画作你都看过了——最后一步是把目光从画布移开，投向一棵真实的树。下一章给你一套「看树的方法」：站在一棵真的橄榄树面前，具体看什么。

第八章 · 怎么看懂一棵橄榄树

前面七章，你在书里、画里、历史里见了无数次橄榄树。这一章做一件不同的事：假设明天你就站在一棵真的橄榄树前——比如普罗旺斯的乡下、希腊的岛、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山坡，甚至国内甘肃陇南（中国有规模的油橄榄种植区）——具体看什么？给你一套「看法」。

第一步：先退远，看轮廓和阵列

别急着凑近。橄榄树的美，第一层在**远处**。成年橄榄树不高，通常三五米，但横向开张，树冠像一朵压扁的云。一片橄榄园，就是几百朵灰色的云，按行距整整齐齐浮在山坡上。

看两个东西：一是**节奏**——传统橄榄园行距很大（老树往往间隔七八米以上），因为每棵树都要独占一片阳光和雨水；那种稀稀落落、互不遮挡的排列，本身就是地中海干旱的注脚。二是**颜色**——退远了你会发现，橄榄园不是绿色的，是**银灰色**的。在山谷里一片深绿的松柏和褐黄的石头中间，橄榄园像蒙了一层霜。这是你在远处就能认出它的方法。

第二步：等风来，看树「闪」

第一章里梵高着迷的那个效果，现场版是这样：无风时，树是安静的灰绿；一阵风穿过，千万片叶子同时翻面，露出银白色的叶背，整棵树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里面点亮，银光从树冠一端滚到另一端——风停，又暗回去。

看的时候站在树的**侧光位**（太阳在你侧后方）：光打在翻动的叶背上最亮。清晨和傍晚的斜光最好，正午顶光下银色是闷的。梵高选在一天里不同时段去画同一片林子，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步：凑近，读树干这本「病历」

第三章讲了树干扭曲的机制，现在把它变成「读法」。走到树前，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 **找木瘤**：树根部的膨大和疙瘩，是不定芽沉睡的地方，也是这棵树「死而复生」能力的实体化。越老的树，根部越像凝固的岩浆；

- **找空洞**：老树多半中空，有的裂成两半各活各的。伸头进去看，里面可能已经完全空了——记住，活的是树皮下面那一圈，心早就「退休」了；
- **读方向**：树干往哪边扭，通常记录着哪边风大、哪边受过伤、哪边被砍过。每一道隆起都是一次愈合。你在博物馆里看梵高那些痉挛的线条，再摸摸真树的棱——会明白他没夸张多少。

第四步：翻一片叶子

摘（捡一片落叶即可）或轻翻一片叶子：正面灰绿、革质、有蜡光；背面银白，手指摸上去有细细的绒毛感。这片叶子就是一台抗旱机器的浓缩版（第三章）。再凑近闻——把叶子揉碎，有一股清苦的青香，和新鲜橄榄油的气息同源。

第五步：听，然后看四季

橄榄林是有声音的。风过时，小而硬的叶子互相拍打，是一种干脆的、细碎的沙沙声，和阔叶树那种「哗啦」完全不同——梵高信里反复说的「低语」，就是这个。建议闭眼听十秒。

四季去，看到的是四棵树：

- **春末**（四五月）：开米粒大的小白花，不起眼，但有甜香，风一吹满园都是；
- **夏**：青果子渐渐鼓起来，树在一年里最熬的时候——地中海的夏天几乎滴雨不下；
- **深秋**（十月十一月）：果子由绿转紫再转黑，采收季。树下铺网、枝头响着耙子声，整个村子围着树转，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橄榄树；
- **冬**：修剪季。砍掉老枝、打开树冠，让光和空气进去——你今天看到的树形，很大程度上是人一刀一刀剪出来的。橄榄树从来不是「纯自然」，它是人和树几百代合作的作品。

一个提醒：别只找「好看的」

最后一点，也是这套看法的核心：欣赏橄榄树，和欣赏别的树，标准不一样。看银杏看的是完美——对称、金黄、纯净；看橄榄树，看的是**时间本身**。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整齐漂亮的树，而是那棵中空的、歪的、半边焦掉又冒出新枝的老树。你看到的不是「美」，是「活过」。

这也是梵高那一年的领悟：他没有挑园子里最周正的树画，他画的全是扭的、老的、伤过的。下一章看看，这些老树今天正在经历什么——消息不全是好的。

第九章 · 橄榄树的今天

前面八章讲的是橄榄树的过去。这一章讲它眼下的事——有两件：一场正在进行的生态灾难，和一场静悄悄的地理迁移。先看基本盘。

基本盘：一张几乎没有变过的地图

今天全世界近十亿棵橄榄树、每年约三百万吨橄榄油，超过九成仍然产自地中海沿岸——驯化六千年后，这张地图和罗马帝国时期惊人地重合。冠军是西班牙：仅安达卢西亚的哈恩省，一个省的橄榄园面积就超过意大利全国的一半。意大利和希腊排在后面，再往后是突尼斯、土耳其。

产业内部倒是有一场真正的革命：超高密度种植。传统橄榄园每公顷几十到一百棵树（第八章说的那种间隔七八米的老园），新法一公顷种到两千棵，矮化修剪成「树篱」，拖拉机骑在树行上整机采收。效率碾压传统园，但代价也明显：树活不长（二三十年就淘汰）、品种单一、生态单一。你在超市买到的平价橄榄油，多半来自这种「橄榄工厂」；而第八章教你欣赏的那种虬曲老树，在经济上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品。

灾难：一种堵死树「血管」的细菌

2013 年，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萨伦托半岛——一片以千年古橄榄树闻名的地方——农民发现橄榄树开始成片枯死。元凶很快查明：一种叫 叶缘焦枯病菌（*Xylella fastidiosa*）的细菌，原产美洲，随进口观赏植物偷渡到了欧洲。

它的杀人手法，用第三章的知识一讲就懂：树靠木质部的微细导管从根往叶子运水（可以叫树的「血管」），这种细菌在导管里繁殖、结团，加上树自己的免疫反应把导管彻底堵死——**树是被「渴死」的，根泡在水里也没用**。叶子从边缘开始焦枯，整枝整枝地死，几年内一棵树就完了。所以这个病叫「橄榄树快速衰退综合症」。

传播者是一种不起眼的小昆虫——沫蝉（若虫会吐泡沫包住自己的那种），吸树汁时把细菌带进去。没有特效药，砍掉烧掉病树、管控昆虫是目前唯一的办法。萨伦托为此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树，包括大量第八章说的那种「活过一千年」的古树——它们熬过了罗马灭亡、熬

过了一次次战争，没熬过集装箱时代的一次偷渡。对当地人来说，这不是农业损失，是祖坟被刨。

唯一的亮色：育种者找到了有抗性的品种（比如 Leccino），嫁接上去能保住园子。但换品种意味着那些几百年的「克隆大军」血统，断在这场病里。

迁移：橄榄园正在向北走

第二章说了橄榄树的气候三条件：冬天要有点冷、但不能太冷，夏天要又热又干。气候变暖正在挪动这三条线，结果是橄榄树的版图在动：

- **往北扩**：以前太冷种不了的地方——意大利北部、法国更北的地区，甚至更北边——现在能种了。英国南部都有人开始试种橄榄。
- **往南退**：传统产区反而承压——冬天不够冷，花芽分化不好；夏天热得过分，花期高温直接烧掉坐果率。加上连年大旱，西班牙 2022 到 2024 年连续减产，橄榄油价格一度翻倍以上，贵到南欧出现偷橄榄油的窃贼——超市里的油瓶要上不联网的防盗扣。

也就是说，橄榄树正在用它自己的方式给气候变化「作证」：一种六千年没挪过地方的作物，开始挪了。

一段中国缘分

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值得知道一件事：中国有橄榄树，而且有领导人亲手种的。1964 年，阿尔巴尼亚赠送中国一批油橄榄树苗，周恩来总理在昆明海口林场亲手栽下一株——那棵树至今还在。真正的规模化种植落在甘肃陇南的白龙江河谷：那里的气候参数（冬暖夏干）意外地对上了第二章的三条件，如今陇南是中国最大的油橄榄产区，国产特级初榨橄榄油已经能拿到国际金奖。

下次在超市看到产地甘肃的橄榄油，不用惊讶——那是一段六十年的引种史结的果。

小结

今天的橄榄树，一边被工业化成整齐划一的「树篱」，一边被一种堵血管的细菌成批杀死，一边在全球变暖里悄悄北迁。老树、古树、大树越来越少。这就引出最后一章的问题：大产业之外，一个普通人能为这种树、为自己做点什么？

第十章 · 种一棵橄榄树

最后一章，把这本书落到你手上。看完九章，你可以用三种方式真正接近橄榄树：种一棵、认养一棵、或者去看一棵。然后，我们回到第一章那个问题。

方式一：阳台上种一棵

好消息：橄榄树是出了名的「盆栽友好」——它在原产地就长在贫瘠的石头缝里，花盆对它来说不算委屈。坏消息：它有两条死线，碰了就没命。把第二章的气候三条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阳台养橄榄的全部要点：

- **光：往死里晒。**每天六小时以上的直射光是底线。橄榄树对光的贪婪超乎想象，室内隔着玻璃基本养不好——它属于阳台和露台，不属于客厅。
- **水：宁干勿湿。**它是为干旱设计的（第三章那身装备），最怕的是盆土积水烂根。土要掺粗砂、陶粒，做到浇水后迅速漏干；春夏见干见湿，冬天几乎不用浇。
- **冷：要一点，但不能太多。**冬天它需要一段 5-10°C 的低温来「蓄力」开花，所以冬天别搬进暖气房；但持续零下七八度会冻死，北方要给它找个冷而亮的越冬处（封闭阳台、冷温室）。

品种上，盆栽常选 Arbequina（阿贝基娜，西班牙品种）：个头天然矮小，部分自花授粉——不用配两棵也能结果。耐心要有：从苗到结果，通常三五年起步。但换个想法：这是一棵**能陪你几十年的盆栽**，你老它才刚开始长。

还有个反常识的提醒：橄榄树不娇气，别用「好土好肥」惯它。肥水太足，它疯长枝叶、木质松软、病虫全来——贫瘠和克制，才是它的母语。

方式二：认养一棵远方的老树

不想伺候植物，可以走另一条路：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的很多小庄园有「认养橄榄树」计划——你付一年的钱，认养一棵挂了牌子的老树，收获季收到属于你这棵树榨的油。这既是一种别致的礼物，也实实在在地给传统老园续了命（第九章说过，老园在经济上正在被「树篱工厂」淘汰，认养费等于给老树发工资）。

方式三：去看一棵伟大的树

如果有一天真的动身，这份清单按「值得专程去」排序：

- **法国圣雷米**：圣保罗疗养院至今还在（仍是精神疗养机构，附属梵高博物馆），院外的橄榄园也还在。镇上有一条「梵高之路」步道，沿途立着他的画牌，你可以站在他架画框的大致位置，对比画和实景——那十五幅画里的扭曲树形，原型就站在你面前。
- **克里特岛的沃韦斯（Vouves）**：那棵据估测两千年以上（当地说法更老）的古橄榄树，至今结果，旁边有个小博物馆。站在它面前，第三章讲的「树心死了树还活着」一目了然——它的树干早已中空开裂成雕塑。
- **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去看那八棵测过年的树。记住那个实验结论：树干是中世纪的，根可能是两千年前的。
- **意大利普利亚**：千年古树的故乡，也是第九章那场细菌灾难的现场。去之前查查近况，有些林子还在，有些已经成了纪念地。
- **国内**：甘肃陇南的白龙江河谷，秋天采收季去，能看到中国人自己的橄榄园；昆明海口林场，周恩来 1964 年手植的那株油橄榄还在。

回到第一章的问题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梵高为什么画橄榄树？

表层的答案都成立：它在他被允许活动的半径里，它难画，它美。但走完这本书，你应该能感觉到更深的答案——**橄榄树是一种「时间可视化」的树**。六千年驯化史、一千年寿命、三十年才结果的耐心、砍了烧了又发芽的韧性，全部写在它的身体上，一眼可见。一个被疾病困住、不知道生命还剩多久的人，在树下支起画架，其实是在和一个「活得比他久得多、却不慌不忙」的存在对话。

橄榄树教给人类的事，说到底只有一件：**把根扎深，长得慢一点，活得久一点，剩下的交给时间**。雅典人听懂了，把树供上卫城；挪亚的鸽子听懂了，叼回了那片叶子；梵高听懂了，画了十五幅画；种橄榄的地中海农民早就听懂了——所以他们的谚语说，种橄榄是为儿孙种的。

如果你也在阳台上种下一棵，那么从今天起，这本书讲的六千年故事里，有一小段是你续写的。

